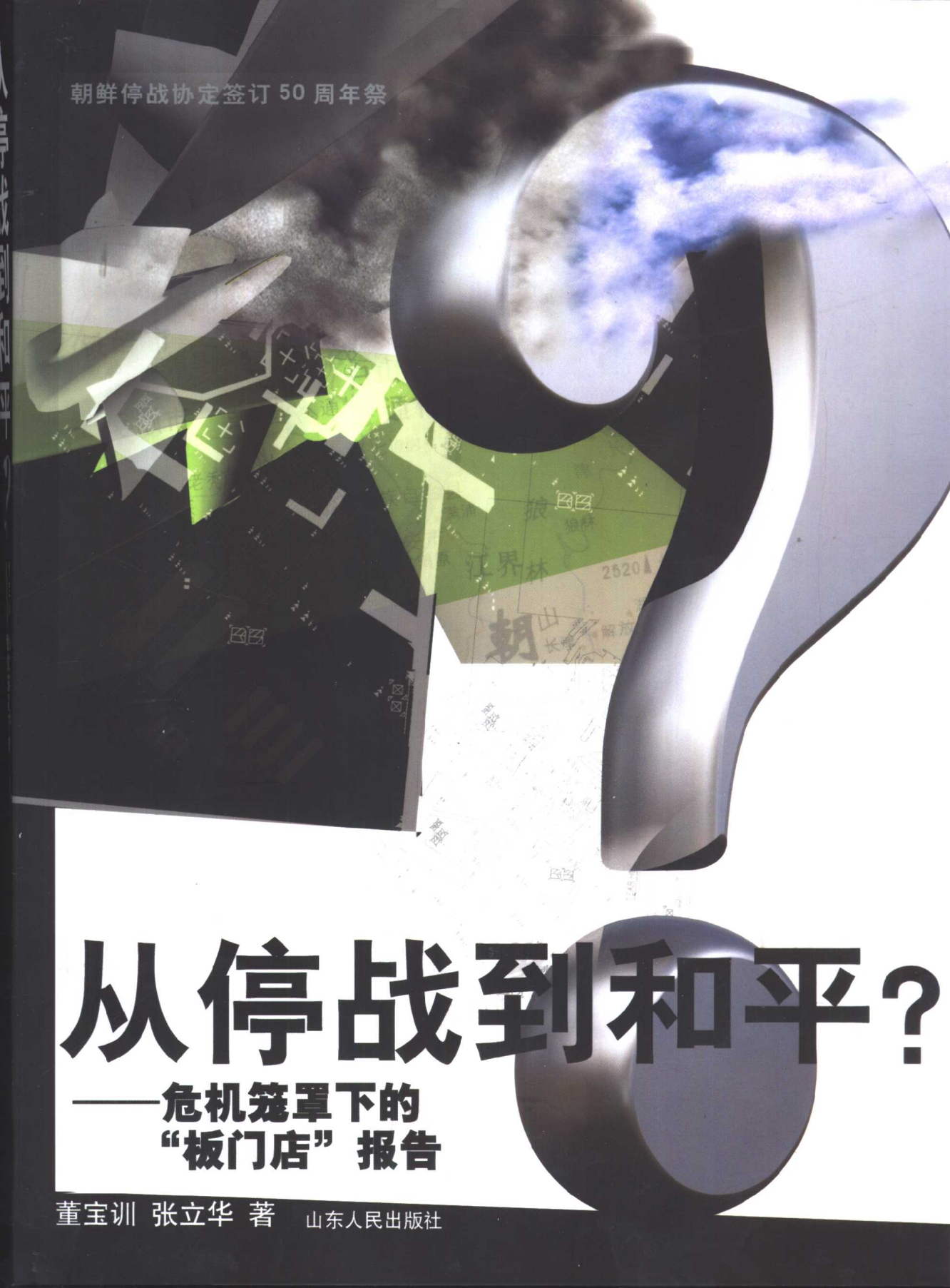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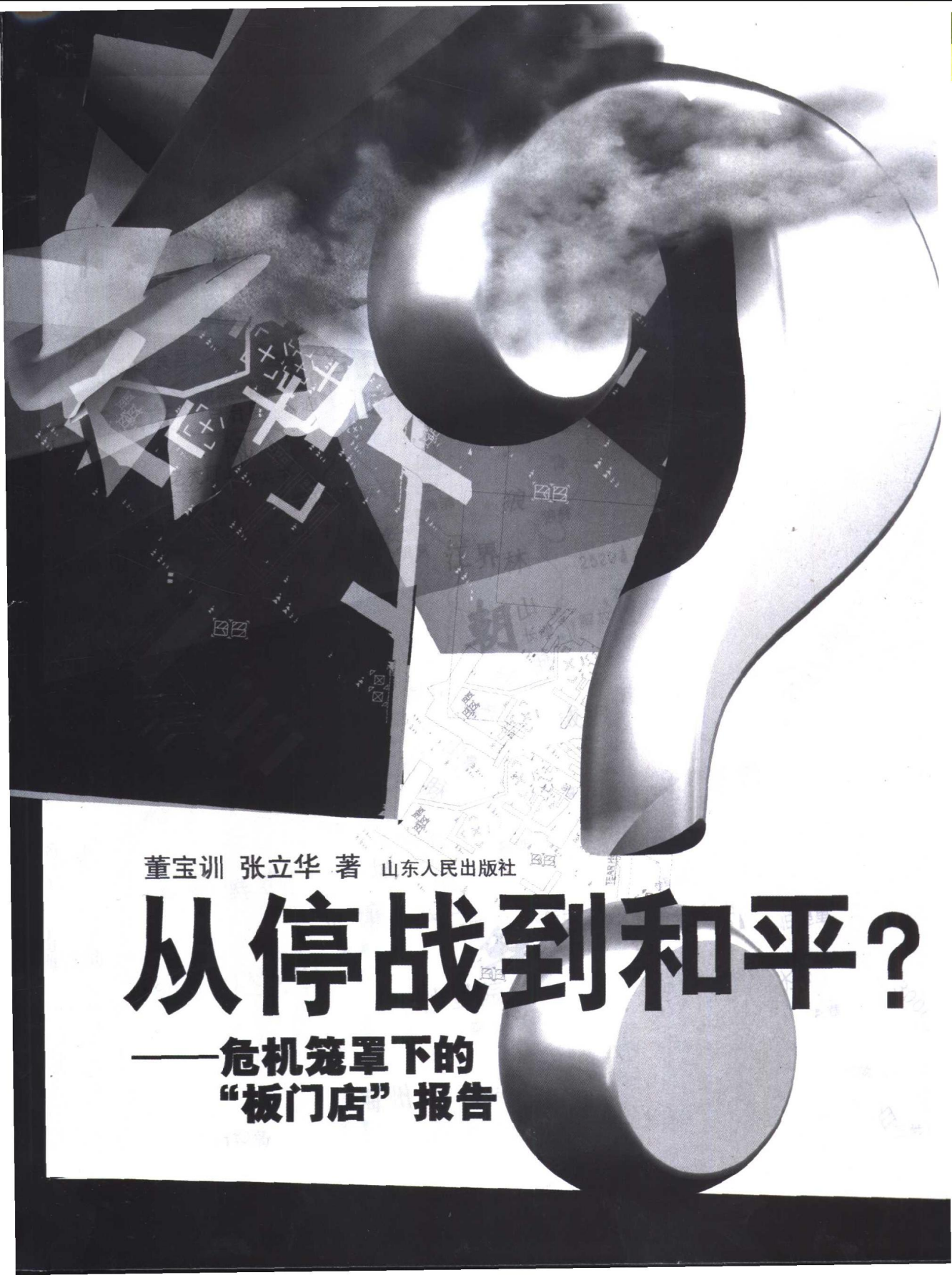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50 周年祭



从停战到和平？

——危机笼罩下的
“板门店”报告

董宝训 张立华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董宝训 张立华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从停战到和平？

——危机笼罩下的
“板门店”报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停战到和平?: 危机笼罩下的“板门店”报告 / 董
宝训, 张立华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8
ISBN 7-209-03285-1

I. 从... II. ①董... ②张... III. 朝鲜问题—研究
IV. D8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871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6.75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30.00 元

内 容 提 要

出版本书是为了纪念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50 周年。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美国总统小布什把朝鲜称为“无赖”国家之一。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朝鲜声称拥有核能力，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局势骤然升温，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半岛局势是战是和，何去何从，将考验有关各方的大智慧！

朝鲜问题由来已久，从半个世纪前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起，和平一直没有真正到来。50 年来，朝鲜半岛一直处在停战状态，这也正是半岛局势的脆弱所在。朝鲜半岛能否实现永久和平，不能回避尚未尘封的停战协定签订后 50 年的历史。

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详尽地展现了错综复杂的朝鲜问题的由来和演变，生动地再现了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局面，以及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国对地缘政治利益的关注及角逐。书中既有生动具体的背景介绍，又有深刻独到的评述与反思；有民族分裂造成的灾难，也有为争取和平统一各方所做的努力；有核危机带来的潜在威胁，也有以谈促和所带来的希冀。

本书通过翔实的史料和理性的思考，清晰地反映了关于朝鲜半岛历史和现状的来龙去脉，为关心朝鲜问题的读者提供了一本有价值的读物。

目 录

引言	(1)
第1章 分裂与分治	(4)
一、国际社会对战后朝鲜地位的政治安排	(4)
二、三八线的划定	(9)
三、从战时盟国到冷战对手	(13)
四、美苏各怀心思	(21)
五、南北分治局面的形成	(29)
第2章 兵戎相见	(43)
一、战争责任之争	(43)
二、最初的态势	(53)
三、美国的军事卷入	(63)
四、苏联态度的变化	(73)
五、仁川登陆	(77)
六、以“稳定和复兴”为旗号	(84)
七、中南海的艰难抉择	(94)
八、力挽危局	(109)
第3章 停战谈判	(122)
一、“感恩节神话”的破灭	(122)
二、原子讹诈	(130)

三、“总进攻”变成总退却	(134)
四、“政治解决”	(142)
五、联大 1771 号决议	(154)
六、麦克阿瑟丢官	(161)
七、泥潭拔足	(167)
八、谈判桌上的较量	(173)
九、边谈边打	(184)
十、签字板门店	(194)
第4章 艰难的和解	(206)
一、维护停战协定的斗争	(206)
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210)
三、无果而终的日内瓦会议	(212)
四、南北对话	(217)
五、金大中的“阳光政策”	(225)
第5章 朝鲜“核危机”	(232)
一、核查风波	(232)
二、《美朝核框架协议》	(238)
三、小布什调整对朝政策	(243)
四、打“核牌”平壤以硬碰硬	(244)
五、化解朝核危机的国际努力	(249)
结语	(255)
主要参考文献	(262)

引言

朝鲜有一句古代谚语：“鲸鱼打架，殃及小虾。”朝鲜人把自己的国家比喻成“鲸鱼群中的一只虾米”，既是民族心态的一种流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朝鲜的历史和现状。据说在 17 世纪的一个短暂时期，半岛相对平静，一位朝鲜国王甚至禁止开采黄金和白银，以期减少外族对这个半岛的兴趣。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这个半岛国家长期处于强邻相逼状态下的被动与无奈。一位美国学者因此把朝鲜半岛比喻为“东亚的巴勒斯坦”。^①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部，东濒日本海，西邻黄海，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北枕鸭绿江、图们江与中国相邻，东北角夹图们江和俄罗斯相接。半岛呈多山地形，北高南低，地势起伏不平，峰岚叠嶂，河川纵横。总面积约 22 万多平方公里，南北直线距

离 840 公里,东西直线距离最宽处 360 公里,最窄处只有 170 公里。朝鲜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单一民族国家。公元 7 世纪,半岛东南部强国新罗统一朝鲜,10 世纪建立高丽王朝,14 世纪末为李氏王朝取代,改称朝鲜。然而这个寓意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②在政治学意义上却并不总是阳光普照,温暖宜人。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地位十分特殊。近代以来与它相邻的国家中国、俄罗斯、日本都是世界大国。中、俄、日三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日本来说,朝鲜半岛成为它征服亚洲大陆的理想跳板,因而势在必争;对于中国来说,保持对朝鲜的积极影响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对于俄国来说,控制朝鲜不仅是维护其远东领土安全的需要,而且可以借以控制朝鲜海峡,保持俄国海军的南下通道。并且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控制朝鲜半岛都将意味着对日本本土构成潜在的直接的威胁,自然,这样的局面也是日本所要极力避免的。因此,近代以来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受中、日、俄三大国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成为大国利益冲突与争夺的角逐场。

中国与朝鲜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朝鲜半岛同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自古以来,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曾经征服过朝鲜半岛,中国封建王朝入侵与朝鲜半岛国家反入侵的事件时有发生。朝鲜半岛国家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里时断时续地作为“藩属国”向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称臣纳贡,而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民间贸易、人员往来、文化交流也是源远流长,一直持续不断。19 世纪末,日本入侵朝鲜,中国曾出兵援助朝鲜李朝抵御日本的侵略,旨在帮助友好邻邦和捍卫中国国土的安全。

俄国本是欧洲国家,同中国及朝鲜都不接壤。从 17 世纪开始,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进行入侵。1858 年和 1860 年沙俄迫使中国清政府先后签订中俄《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约 100 万平方公里土地。因而形成俄国同朝鲜接壤的局面,朝鲜半岛从此开始面临沙俄的威胁。但是总的来讲,在 1876 年以前,朝鲜半岛国家基本上只限于同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中、日、俄三国在朝鲜半岛的斗争尚未形成。

1868 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走上富国强兵和对外扩张道路,其邻近的中国与朝鲜半岛首当其冲。1876 年,日本通过使用武力,迫使朝鲜与之签署《江华条约》(即《韩日修好条约》),攫取了在朝鲜自由经商、兴办实业和治外法权等侵略特权。从此,在朝鲜问题上,中国清政府与日本当局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当时,中国国力日衰,任凭列强宰割,这就注定了清政府在同日本的较量中处于弱势,它不仅无力保护邻国朝鲜,而且也抵御不了日本对自己的入侵。1895 年

的中日甲午战争,日军打败清军。此后,清政府完全退出朝鲜半岛的力量角逐,于是日本在当地的影响日益增加。但是大国在朝鲜半岛上的争斗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很快日本与沙皇俄国又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展开激烈斗争,最终导致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并且在美国的调停之下,与俄国在 1905 年签署了《日本与俄国和平条约》(又称《朴茨茅斯和约》),为独吞朝鲜半岛奠定了基础。该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最高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并保证不干涉日本在朝鲜可能采取的指导、保护和管制措施。1905 年 11 月 17 日,日本强迫朝鲜李朝政府签订《韩日协商条约》,在朝鲜设置“统监府”,把朝鲜变成它的“保护国”。1910 年 8 月 22 日,日本驻朝鲜“统监”寺内正毅勾结当时担任李朝政府总理大臣的李完用,迫使朝鲜政府同它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朝鲜全部并入日本,其一切主权权利永久地割让给了日本。从此,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天皇的领土,其最高行政长官是天皇任命的总督,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地区局势发展的一个重要国家。这样,朝鲜半岛又成为美、俄、中、日四大大国利益的交汇处,并最终成为美苏冷战最直接的受害地区。

注释:

① Robert R. Simmons, *The Strained Alliance: Peking, Pyongyang, Moscow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Civil Wa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p. 3. 转引自刘金质等著:《当代中韩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② 林泰辅:《朝鲜通史》,商务印书馆 1945 年版,绪言第 1 页。

第 1 章

分裂与分治

一、国际社会对战后朝鲜地位的政治安排

坐 落于尼罗河畔的埃及首都开罗，因这条神秘的河流和这个古老的国度而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有利于盟国方面的局势转化的关键时刻，为协调盟国对日作战行动，解决战后远东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在埃及首都举行代号为“六分仪”的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随后召开的代号为“优里卡”的德黑兰会议的一部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两年中，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定期会晤成为协调两国共同作战行动和维持美英合作关系的重要形式之一。但是，罗斯福认为要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在战后建立新的世界政治秩序，仅有美

英之间的合作是不够的,因此,罗斯福总想把斯大林拉到美英圈子中来。但是斯大林这位深居简出的共产党领袖对于离开他的国家到国外去长途跋涉似乎并不习惯,表面上的理由是,他要亲自指挥红军作战,不能离国境太远。罗斯福则由于威望和便利方面的考虑,而不愿到俄国去。1943年9月8日,斯大林提议三国政府首脑在当时已驻有三国地面部队的伊朗举行会晤。罗斯福最初不愿意去德黑兰,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至11月上旬罗斯福作出了让步,但提出让蒋介石参加三人会晤。斯大林坚持所有其他盟国的代表必须“绝对地被排除在外”,作为他参加德黑兰会晤的条件之一。这样,罗斯福才不得不举行两个会议,即在德黑兰会议之前,在开罗安排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的会晤。^①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着重就三国协同对日作战和远东的战后安排问题进行了谈判。会后中、美、英三国于12月1日发表《开罗宣言》,公开宣布三国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宣言同时对战后朝鲜的政治地位作了明确规定,郑重宣布:“我们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②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晤。德黑兰会议虽然没有专门讨论朝鲜问题,但是在会议期间,斯大林在不作承诺的前提下明确表示同意《开罗宣言》的内容,并认为朝鲜应当独立。根据美国方面公布的资料,在1943年11月30日的会晤中,丘吉尔曾问斯大林是否看过将要发表的开罗会议有关远东问题的宣言。斯大林回答说,他看过了,虽然他不能作出什么承诺,但是他完全赞成这个宣言和它的全部内容。并说朝鲜独立是理所当然的,而满洲、福摩萨和澎湖列岛应当归还给中国。^③

1945年2月,在德国投降前夕,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再次举行会议,以期对德国投降后的欧洲政治秩序和盟国对日的协同作战问题作出安排。鉴于对德战争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因此,如何协调盟国的对日作战行动和战后远东的政治秩序安排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美国来说,由于在克里米亚会晤前夕,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美国对日军事行动的展望向罗斯福总统提供了相当悲观的设想。照参谋长们的看法,德国投降后至少要一年半才能击败日本,并将付出150万美军伤亡的代价。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急切地期望借助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减少美军的伤亡。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远东地面部队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就曾敦促他的华盛顿上司设法说服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10日,即珍珠港事件的第三天,麦克阿瑟就从他设在菲律宾的司令部向陆军参谋长乔治·马

歇尔将军发出一封电报：“敌人在本战区向菲律宾及其以东地区投入大量海空力量，从而使日本本土呈现虚弱，此间获得的确切情报表明，敌人最为担忧的莫过于俄国的参战。目前正是大好时机，从北部攻击日本，这不仅可予敌以重创，并且将即刻缓解日本人南进的势头。”由于当时德军正兵临莫斯科城下，马歇尔认为这种想法未免想入非非，因而未予考虑。^④

1944年底到第二年初，在雅尔塔会议前夕，这一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在1945年1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总统的备忘录中，参谋长们宣称：俄国按照它的进攻能力尽早参加对日作战，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实属必要。在不妨碍我们对付日本的主要行动的情况下，美国将尽可能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俄国在远东对日作战的目标，应该是击败满洲的日本部队，同时以东部西伯利亚为基地与美国空军合作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以及对日本和亚洲大陆间的日本海上交通进行最大限度的破坏。关于这一点，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7月30日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他说：“我们当日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使苏联及时参加对日本的战争，而对战争的进行具有真正的价值。在这个时期，军事考虑自然是超过所有其他的考虑的。我们在远东最迫切的目的便是击败共同的敌人，保全我们将士以及我们战友的生命。”^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立场。

对苏联来说，随着希特勒德国垮台的日益临近，此时也正急欲重返远东，其目的是希望能在打败日本后，全面恢复因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在远东丧失的所有“权益”。

斯大林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不愧为老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等国制造慕尼黑阴谋，企图将希特勒这股法西斯主义祸水引向苏联，对此，斯大林针锋相对，于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互不使用武力，不参加直接或间接反对他方的国家集团；在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时，另一方不给第三国任何支持；以和平方法解决缔约国间的一切争端。这样，就使希特勒能够放心大胆地向英法集团发动进攻，而不必有后顾之忧。

苏德战争前夕，斯大林又如法炮制，于1941年4月13日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规定：双方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互不侵犯；当一方成为第三国的战争对象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这一条约又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了美国及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当然，斯大林这样做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的基础之上的，那就是，没有苏联参加的世界大战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狗咬狗的斗争，帝国主义国家力量的削弱，正好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利用美国在对日作战问题上有求于自己的大好机会,不动声色地提出了政治条件。

2月8日下午3点30分,罗斯福在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和翻译波伦的陪同下,单独会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讨论了远东问题。2月10日下午,罗斯福、哈里曼再次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单独会晤,并邀请丘吉尔于2月21日共同签署了《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

协定指出,三大国领导人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2至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予以维持。

2. 由日本于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之俄国昔日权益应予恢复。即:

甲. 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乙. 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丙. 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 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和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该项同意。

三国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⑥

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在跟斯大林进行单独会谈时,提出了朝鲜的“托管”问题。罗斯福提议,在日本战败后,“朝鲜要有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也许要20年到30年”,“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斯大林认为“托管期愈短愈好,应该邀请英国参加”。^⑦

雅尔塔会议的几个文件并未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议定书在提到哪些领土将被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但是,美苏首脑之间是保持着谅解的。^⑧

事实上,早在1943年3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会谈中,就曾提出把朝鲜及印度支那作为战后可以立即实行托管的地区。英国认为此举势必危及自己在海外殖民地的利益。因为担心,“那些以前的殖民地一旦脱离了原来的主人,就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美国”。因此,在反复研究了美国的草案以后,英国于8月作出了否定的答复。

1944年初,太平洋的美军向日本本土逼近。美国国务院建议军事部门积极“参



美、英、苏三国
首脑在雅尔塔

加在朝鲜境内或临近地区的作战行动”，为以后美国作为主要一方“参与朝鲜内政”和“行使国际监督”创造条件。美国当时设想，由美、英、中等国组成占领军和军政府，届时如苏联已投入太平洋战争，也可以参加。^⑨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脑溢血逝世，时年仅63岁，这一天离他连任第四届总统只有83天。其实，在雅尔塔

会议前夕，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西方政论家评论：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的身体状况和他达成的协议牵累了美国的对外政策达30年之久。共和党人抨击说，一位思维紊乱的民主党总统把东欧和亚洲的大片土地“出卖”给了诡计多端的苏联领袖斯大林。^⑩

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于5月派特使霍普金斯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没有改变四国托管朝鲜的政策。在随后两国互换照会中又明确写明，苏联和美国同意：短时期的四大国（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托管，将是朝鲜未来独立的最好保证。^⑪

波茨坦会议召开时，美国军方仍然认为，发动对日本本土的登陆战最早要在11月份以后，而进攻朝鲜则更需时日。因此，当苏联提出应就朝鲜托管问题交换意见时，会议没有进行具体讨论。^⑫但是，在美、中、英三国于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了《开罗宣言》的条款必须实施。同年8月8日，苏联在对日宣战的同时宣布：“参加盟国今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公告”。由此可见，在

二战结束前,美、苏、英、中等大国就已经对战后朝鲜的政治地位作出了明确的安排,并许诺在适当时间恢复朝鲜的独立地位。

二、三八线的划定

1945年莫斯科时间8月8日下午5时(东京时间9日零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宣布从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自己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从蒙古、苏联远东地区各个不同方向突入中国东北地区,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同时向朝鲜北部迅猛推进。

1945年8月15日,由契斯季亚科夫上将指挥的苏联远东第二十五集团军跨中朝边界,进入朝鲜北部。与此同时,苏联第一远东方面军南翼部队经过几天的突击,在太平洋舰队配合下,有效地切断了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联系,于8月12日攻占朝鲜北部的雄基、罗津两港口,不久又攻占清津、元山港,24日进占平壤。苏联红军在金日成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有力配合下,迅速解放了朝鲜北部领土。

华盛顿对苏联在远东参战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美国多数军政首脑仍急切盼望苏联参战,但又千方百计贬低苏联参战的政治影响。为了不让苏联在日本有任何控制权,并压迫苏联在欧洲让步,美国迫不及待地在苏联出兵之前,于1945年8月6日向日本的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接着又在8月9日向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造成20多万人的伤亡。

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马戈尔多进行的一次实验性原子爆炸证明完全成功。正在波茨坦开会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到这一报告后,立即同丘吉尔商量是否要使用这个新式武器。最后决定先给日本一个庄严的警告,如果日本不答应投降条件再动手。有资料记载,7月24日杜鲁门曾将这一新式武器告知斯大林。斯大林没有表现出惊奇的样子,只表示希望美国人能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⑬

可以肯定,美国爆炸原子弹的消息在斯大林内心引起的反应远不像表面上表现的那样平静。从逻辑上讲,美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和在实战中的使用这一事实本身一定会深刻地影响斯大林的全球战略,尤其是远东战略和决策。有西方学者分析,斯大林之所以迅速参与对日作战,是惟恐在他还来不及拿到雅尔塔会议上允诺给他的那些得来不费力的报酬,日本就投降了。其依据是,在波茨坦,俄国人曾经说过,他们要到8月下半月才能做好进攻满洲日军的准备,而且还说他们是否介入满洲将以当时正在同中国人谈判的条约获得圆满结果为前提。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直到8月14日才签订的。按照苏军元帅卡利诺

夫的说法，俄国进攻满洲的时间根据8月3日收到的莫斯科的命令提前了，这个命令警告说，日本可能即将投降。^⑭

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斯大林决定8月8日对日宣战并不是一个仓促的决定，理由是：《雅尔塔协定》明确规定了苏联在德国投降后2—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8月8日是它的最后期限。事实上，1945年5月底，在杜鲁门特使霍普金斯与斯大林的一次会谈中曾专门讨论了远东问题，斯大林告诉霍普金斯说，苏联红军准备于1945年8月8日进攻满洲。^⑮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虽然在苏联开战后才签订，但不能排除在苏联对日开战前，双方已就有关问题达成原则协议。事实上，苏联对日开战在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在后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影响条约的落实。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日本的突然投降和苏联参战后引起的远东局势的变化是美国所始料未及的。

据杜鲁门回忆，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英、苏三国军事长官开会时曾同意“在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后，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国和俄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线。至于地面上的作战或占领区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⑯

8月10日，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一传出，美国联合参谋总部鉴于苏联已经对日宣战，大批苏军正“涌进”整个朝鲜半岛，而美国可调去的部队尚驻在“数百公里外的冲绳岛”，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心急如焚地责令陆军部当天提出一项关于堵住苏军南下的办法。

陆军部助理部长麦克洛伊即与助理国务卿邓恩、海军部高级官员巴德等人在五角大楼麦克洛伊的办公室里连夜举行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会议。会上，国务院官员提出“美国军队应赶到尽可能北面的地方去受降”，但是军方“面临着缺乏立刻可资调遣的美国部队的局面，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因素，这些都会使美国部队难以抢在苏军之前抵达北部纵深地区”。军方还告诉国务院官员说：“如果要在进入朝鲜半岛方面和俄国人比赛，那么美国能够在南朝鲜的釜山得到一个立足点就算是干得很好的了。”于是，麦克洛伊就紧急命令迪安·腊斯克等两名上校到隔壁房间去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

美国记者约翰·根室曾描绘了他们当时手忙脚乱的情景：

几位一星将军匆匆跑进五角大楼一间办公室，嘴里嚷道：“我们必须瓜分朝鲜，应在哪里划界呢？”

来自远东的一位有经验的上校对他的上司表示异议说：“这可不。朝鲜的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把它分开来。”

将军们坚持己见。……限令“下午四点钟以前”提出办法来。^⑭

就在这样匆忙的会议上,腊斯克提出了以北纬38度线作为分界线。之所以提出以38度线为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占据朝鲜的一半地区(南部虽略小于北部,但由于汉城和重要的港口仁川、釜山等地均在这个地区,这对美国仍然是有利的);二是1945年初日本曾以38度线为界在朝鲜进行了军事部署。日本部署在朝鲜的军队,原由“朝鲜驻屯军”司令部指挥。1945年2月,日本“大本营”为了对抗苏联即将对日宣战和预防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对驻在朝鲜的日军“统帅机构”进行了改编:把驻在38度线以北的日军,划归关东军指挥;把驻在38度线以南的日军,划归直属于“大本营”的第十七方面军指挥。战后在朝鲜接受日军投降,同日本的这一军事部署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美国当时在既不能抽调兵力进驻朝鲜又不能把“分界线”划到朝鲜北部的情况下,为了能够占据朝鲜的一半地区,却把日本战时为对抗美、苏两国的这一军事部署作为它和苏联在朝鲜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一个“主要根据”。^⑮

后来腊斯克在一份备忘录(1950年7月12日)中承认:“如果这条线为苏联所拒绝,美军按实力并不可能到达这么北面,但我们认为把朝鲜的首都包括在美军管辖区内是很重要的,因此还是提出了这条线。……我回忆起,当苏联人接受三八线时,我颇有点惊奇,因为我想,从我们双方在该地区的军事地位来看,他们可能会坚持一条更南面的界线。”^⑯

三八线不仅把朝鲜的旧都汉城而且还将仁川和釜山两个重要海港包括在美军受降的南部地区之内,因而迅速得到了军方和国务院的同意,并于8月14日为杜鲁门所批准。次日,杜鲁门向斯大林发出绝密信,并附有他给麦克阿瑟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的做法没有异议。三八线就这样定了下来。

斯泰克在《走向对抗之路》一书中分析:“或许他(斯大林)仍然希望参加对日本的占领,把对朝鲜问题上对美国的让步当做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手段。此外,他还很可能把这条界线解释为在朝鲜半岛上划分势力范围的持久分界线。在19和20世纪之交俄国和日本曾协商将38度线作为它们势力范围的可能的分界。”^⑰的确,在朝鲜近代史上,日本和沙俄曾两度密谋沿38度线瓜分朝鲜:第一次在1896年,日本向沙俄秘密提出;第二次在1904年,沙俄在一次御前会议上决定:“听凭日本在三八线以南的任何地方登陆”,“如日本不先以海军采取军事行动”,俄国也不认为这是“军事行动的开端”。但两次密谋均因双方利害冲突而未实现。^⑱

客观地讲,断定斯大林在这时已经决定要和美国在朝鲜划线而治缺乏有力的根据,因为三八线是由美国而不是由苏联提出的。如上所述,美国提出三八线